

上海文学名家文库·40后卷

彭瑞高



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 彭瑞高◎著

彭瑞高自选集 逃匿者

上海文学名家文库·△△后卷

彭瑞高



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 彭瑞高 著

彭瑞高自选集 逃匿者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彭瑞高自选集: 逃匿者 / 彭瑞高著. -- 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20.1
(上海文学名家文库. 40后卷)
ISBN 978-7-5500-3559-1

I. ①彭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284743号

彭瑞高自选集: 逃匿者

PENG RUGAO ZIXUANJI: TAONIZHE

彭瑞高 著

出 版 人	章华荣
责任编辑	郝玮刚
书籍设计	方 方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 15.75
版 次	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1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3559-1
定 价	45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9-412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C
O
N
T
E
N
T
S

目
录

1	逃匿者
55	子非鱼
107	蓝鸟
156	喊魂
198	铁皮蛊

逃匿者

1

庞雨生放下电话，第一个想到的还是舒秋燕。他想，能够代替他照顾老人的，毕竟是她，而不是杨可伊。

他的心怦怦乱跳，早搏也乘虚而入，身子甚至在早搏中被震得发颤。

同在一个厅里工作，可穆亚龙从来不跟他通电话。在这个电话里，穆亚龙说得也很随意，他就说中午“有事要商量一下”，让他去小餐厅“吃个便饭”。他听着就知道坏事了。就像香港廉署的“喝咖啡”一样，穆亚龙“吃个便饭”也是个要命的信号，财务处骆处长被“双规”，就是穆亚龙请去小餐厅“吃便饭”时宣布的。

他们这个厅没有纪委，只有“省纪委监委纪检组”，穆亚龙是这个组的组长。这是省纪检工作的一记狠招。其实，穆亚龙过去就是厅纪委书记。改成“省纪委监委纪检组”后，即刻就有了质的变化，即纪检组现在“不再隶属于厅党委”，而是“代表省纪委驻厅工作”。这样，连庞雨生这样的厅领导，也都纳入了纪检组的监管范围。这个变化，被省内外媒体称为“换汤又换药”，是一项充满了新意的改革。也是，过去穆亚龙在厅里当纪委书



记，跟庞雨生他们平起平坐，那个监管怎么管得起来呢？

穆亚龙的人事关系现在也转入了省纪委，每月工资也都由通讯员去省纪委大院帮他取。尽管他坐的还是原来的纪委书记办公室，也还出席厅里的班子会，但庞雨生心里清楚，穆亚龙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这个纪检组长，有“钦差大臣”的意思了。

前一阵，庞雨生就听人说，纪检组收到了一封举报信，举报的就是他做下的那件事。一起同事那么多年，他了解穆亚龙，这个老穆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口气越随和，手里的案子就越是有戏。

庞雨生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到，甚至在干下那件事的当晚，就想过会有今天；但他又有一种梦幻感：怎么会败露得这么快呢？

他重新拿起电话，旋又放下。他想，穆亚龙既已准备找他谈话，那总机房一定开始监听了。他于是拿出手机，在屏幕上按下了“舒秋燕”这一格。虽说手机也会被监听，但他知道，把移动公司纳入监听系统，报批手续要复杂些，他还有时间跟妻子交代几句。

铃响了好几下舒秋燕才接电话。她一开口就没有好声气：“你还给我打什么电话？”

他轻声说：“穆亚龙找我了。”

舒秋燕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他找你关我什么事？你找那女人去商量啊。”

庞雨生啧了一下，悄声说：“事情坏了。”

舒秋燕这才没了话。这些天他们在冷战。庞雨生跟杨可伊的事，刚被舒秋燕发觉。庞雨生对此追悔莫及。这事他战战兢兢保密了大半年，到头来还是穿帮了。他只怪自己一着不慎，那夜洗澡时把手机扔在了沙发上，正好杨可伊发来一个短信，说的又是妇检方面的事，舒秋燕一看就摸着了情况，当夜就跟他吵翻了。

舒秋燕知道庞雨生电话里说的“事情”，指的是什么。当初她就竭力反对过，但庞雨生说，要不是你妈的病，我才不会干这事，舒秋燕于是就

没了声息。舒秋燕母亲被尿毒症折腾了好几年，简直死去活来，今年总算动了换肾手术，医生说还要长期服用抗排异药。夫妻俩在医院花的钱，就像流水一样。

舒秋燕终于问：“穆亚龙找你干什么？”

庞雨生说：“还能干什么？他们收到举报信了。”

舒秋燕问：“谁写的举报信？”

庞雨生说：“可能是侯志刚……”

舒秋燕说：“不会吧？你待他那么好。”

庞雨生说：“也可能是盛光辉。”

舒秋燕问：“盛光辉？你得罪他了吧？”

庞雨生说：“不就是河滨路的项目吗？厅里没让他中标……”

舒秋燕追着问：“那你让谁中标了？是给了那女人了吧？”

庞雨生没回答。他越发意识到，自己跟杨可伊的交往，代价付得太大了。

他说：“谁想得到呢？一次不中标，就翻脸了。”

舒秋燕冷笑一声。庞雨生不知她这冷笑，是冲盛光辉和杨可伊呢，还是冲他来的。

她恨恨地说：“你引狼入室，活该！”

庞雨生说：“你骂吧。你再骂也骂不了几句了。我打这电话，就想跟你说一声，今晚如果我回不来了，老人就交给你了。”

舒秋燕那一头陷入了沉默。

“那你准备怎样呢？”过了半晌，舒秋燕幽幽地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庞雨生说着挂了电话。

其实就在这一瞬间，他脑子里突然浮起了一个念头——逃！

这“逃”字一出现，便攫住了他的全部心思，又像一阵紧似一阵的鞭子，啪啪地抽打他的神经。



逃！一幕幕男子撒腿狂奔的画面，涌上他脑际……

他看看手表，刚过九点。他拉开抽屉，把一只只凌乱的信封收起塞进包里。信封里都是现金，少则几千，多则上万。这些钱，有的是机关奖金，有的是报销的出差费，更多的是人家送的“零用钱”。他还快速翻了下皮夹：身份证在，信用卡也在。他想，论钱，出省没问题，出国也没问题；可要命的是，护照不在身边。上次去欧洲考察，回来第二天，纪检组小唐就来把护照要去了，说是省里刚下的通知，县处以上干部的出国护照，以后一律由纪检组集中管理。他二话没说就把护照给了小唐，省委新规么，他懂的。

他拉上皮包拉链，闭上眼，盘算着怎么出门。司机小翁肯定不能叫了，说不定，传达室老汤也会拦住他的去路……这使他想起穆亚龙的眼睛。那双眼睛不大，也算不上灵敏，有时甚至有些呆滞，但是，它看住你时，你就会觉得那瞳仁深处有一束极细的光，锐利、内敛、执着，就像黑洞里一只兽的眼睛，在对视的一瞬间，你会觉得自己已经被它捕住，再也逃脱不了。庞雨生后来才明白，纪检组布下的网，其实就像穆亚龙的眼睛，你平时看不到它的存在，一到关键时刻，它却无所不在。他想，如果穆亚龙已决定对他下手，近至总机门卫，远至机场海关，肯定都不会放他过门。

一想到机场海关，庞雨生的脑子豁亮了一下。他想，可以试一试反向思维——如果机场海关那里没什么动向，那就意味着还很太平，穆亚龙那里还没有动他的意图。

他决定试探一下。

他拿起电话拨了出入境管理局的号码，有个姓郭的同学在那里当副处长。他对郭说：“老同学帮帮忙，我刚发现自己护照上少盖了一个章……”郭问：“什么时候少盖的？”庞雨生说：“就是上次欧洲回国时少盖的。”郭说：“不会吧？”庞雨生说：“确实少盖了。等会儿要是边

检找茬，不让我出境怎么办？”郭问：“你现在人在哪儿？”庞雨生说：“我就在机场候机厅，快安检了。你能不能跟值班的打个招呼？”电话那边不再有声音。庞雨生想，郭这时肯定已经在电脑上查他的资料了，紧接着，他会视情况做出决定，要么答应，要么拒绝。如果他答应下来，那就说明边检放行还没问题；如果不答应，情况就复杂了……

庞雨生听着电话里的嘶嘶声，心跳又一次加快。

一会儿，郭回说：“对不起老同学，我实在不能为你做什么了。”

话很短，但从一个“了”字看，这句“完成式”的话，内涵隐秘而复杂，姓郭的同学显然不便对他再说什么。庞雨生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。他得出结论：情况不妙。

他说声“谢谢”放下电话。他的估计是：边检方面得到了协防通知，他已被控制了。

他目光四处乱转，心情变得更加烦乱。墙角有双运动鞋跳入眼帘，那是机关党委当初号召大家冬季长跑时送的。男子撒步狂奔的画面又一次浮上眼前。

他走过去把鞋塞进包里，想，这回逃出去少不了要赶路，这双鞋会派上大用场。

他还想，既然过不了机场关，那就乘火车汽车出了省再说。

火车汽车毕竟层次低，上车也不用身份证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；一出省，就往南边赶，听说那边比较松，出境方便一些；只要一出国，事情就好办了，他在外面有很多亲友，即使每个亲友只管他一个礼拜，那他在国外混上半年一年也不成问题。

何况他外语也可以，身体除血压高些外，其他都还不错，他完全可以卖苦力自力更生啊。

他站在窗下看了看传达室，老汤正好拿起一叠报纸走进大楼去分发。他知道这是个难得的空隙，遂提起包，一溜小步出了大门。



2

郊外显出隐隐的青山，梁水江上传来声声汽笛。山高水长，大路朝天，庞雨生却站在十字街口呆住了。他一下子发觉心里空落落的，不知第一个落脚点该是什么地方。

他走过省第一医院门口，望了望病房大楼，突然改变主意，快步走了进去。他在病房大楼乘电梯上了7楼，轻轻推开716病房，来到岳母祁老师床前。

祁老师睡着了，脸色苍白，头发凌乱。庞雨生的心痛了一下。他想，这就是祁老师吗？这就是他当年心目中的偶像女教师吗？

几十年前，祁老师多年轻多漂亮啊。她在学校走廊上快走时，裙子飘飘的，两条小腿匀称结实，线条真好看；那马尾巴式的发型，使她的额头显得格外白亮。她常在报刊上发表散文，是庞雨生他们这帮学生的偶像。她教庞雨生语文，兼做他们班主任。庞雨生出身农家，却有文学细胞：喜欢古文，唐诗背得特别溜，作文也写得流畅。他被选为语文科代表后，跟祁老师接触就多了起来。祁老师三天两头当着全班面念他作文，说他的作文写得有灵气，一帮同学就说，庞雨生是祁老师的干儿子。

初中毕业那年，庞雨生家出了件大事：生产队一头牛发了疯，用牛角把他父亲的肚子顶穿了，结果，父亲死于破伤风。母亲哭到学校，庞雨生第二天就辍了学。

是祁老师把庞雨生劝回学校。她把情况报告校长，校长免去了庞雨生的学杂费；她还跑教育局，为庞雨生争取到了“人民奖学金”。那每月5元钱，为庞雨生一家带来了多大希望啊！

复学后，庞雨生连周末也不回家了，为的就是省下那笔车钱。祁老师让庞雨生星期天上她家复习功课，还在她家吃饭。就这样，他认识了舒秋燕——祁老师的女儿……

庞雨生想，无论自己逃到哪个角落，祁老师是永远不能忘记的。

他搬了把椅子，轻轻放在病床一侧。他坐下，呆呆地看祁老师的白发。他想，自己父亲早死了，母亲也死了，祁老师就是他的母亲……从那学校毕业后，他上高中、上大学，一路顺风进了机关、当了领导，好好的一个副厅级干部，现在竟要逃亡了，如果祁老师醒过来问，他该怎么回答呢？说自己是为了救她性命才拿下那笔脏钱的？按祁老师的脾气，她会当着他的面一头撞墙，连老命都扔给他看！

祁老师睡得很熟，甚至有一两声鼾声。庞雨生觉得她这样睡着正好：他可以少说许多，她也可以少问许多。但他觉得既然来了，就必须做一个正式的告别。这是一个学生应该做的，也是一个女婿必须做的。他不知此去会有多久，也不知未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，有了一个正式的告别，他会安心一些。

他小心拉开提包拉链，拿出了笔和笔记本。他从笔记本里小心撕下一页纸，刚写下“祁老师，我的母亲”，泪水就模糊了视线。

这字迹，是祁老师多少年看着他变化过来的。他想起初中时的作文本子。那时他文章写得不错，但字写得很差，是祁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，专门训了他一次。他记得她这样说：“古人说‘文如其人’，可你不要忘还有一句——‘字如其人’。看你的作文，还以为你是个清爽孩子；可一看你的字，就知道你是个邋遢男生。去！这字帖送给你，每天给我临三页。”庞雨生一看，那是一本欧阳询的《九成宫》。

这以后，庞雨生的字就有了明显进步。一手好字和一手好文章，使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。一定程度上可以说，祁老师给了他的，是人生道路上的两块滑板。

这就是祁老师，他的第二个母亲！庞雨生那年亲娘故去，弥留时拉着他的手，说：孩子，娘走得放心，娘走了，祁老师就是你亲娘，你待她，要像待我一样……



庞雨生的泪默默长流，不知写什么才好。他透过泪水看祁老师，往昔生活一幕幕飘过眼前。他心里说，祁老师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你这半辈子的信任了，这一走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……

他的心很痛。他后悔刚才选择了这个方向。就是因为走过省第一医院，进了这病房，他坚定的信心有了些变化。

病房门拉开了。庞雨生以为是护士，没想到，是舒秋燕。

两人同时向病人投去一瞥。还好，祁老师还在熟睡。庞雨生心里很虚。他很怕舒秋燕跟他吵架，尤其是当着祁老师的面吵杨可伊的事；不过他也觉得，舒秋燕不至于丧失理智到这个程度……

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犯浑了。这些年官当得太顺，就想搞点刺激。杨可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他生活的。他觉得跟杨可伊在一起，才体味到什么叫年轻，什么叫快活。当年跟舒秋燕结婚，没有蜜月的概念；可认识杨可伊以后，他觉得自己天天在度蜜月……

庞雨生的目光在这对母女间滑来滑去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在厅里，在那么多强势男人面前，自己心高气壮、无所畏忌；而在这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面前，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怯懦。尤其是杨可伊的事败露后，他根本不敢跟舒秋燕对视；而在祁老师面前，不要说提起杨可伊，就是脑子里出现这女人的影子，他都觉得是一种罪过……

他擦了下泪，站起来轻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舒秋燕板着脸反问：“你呢？”

两人又看了一眼祁老师，轻声走出病房。他们都意识到自己不会有好话，撕唇破嘴，会吵醒老人，让老人为他们心碎。

他俩在走廊尽头站住。庞雨生掠了一眼舒秋燕，一种奇怪的感觉浮上心头：认识了这么多年的妻子，在他眼里一下子陌生了。

他把视线移向窗外，心里在寻找这陌生的原因。他想，也许是这些天的冷战，使他跟舒秋燕迅速疏远了；也有一种可能，是自己对出逃想得太

多，早已在心境上把舒秋燕放到了一个遥远的位置；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这段时间跟杨可伊接触得太多了，看惯了另一张漂亮的脸……

“穆亚龙找你谈过了？”舒秋燕问。

“还没有。”庞雨生说。

“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“出去避一避。”

“避得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去哪里呢？”

“还没决定。”

“不带那女人一块走吗？”

庞雨生听到这里，突然光起火来，大声说：“你怎么还说这个？我早跟她一刀两断了！”

舒秋燕毫不示弱，指着病房门说：“你喊什么啊？有种你就到我妈面前去说说这事！”

庞雨生狠狠地剐了舒秋燕一眼，这一刻，他觉得处境实在太坏了，是该离开这个城市、这个家的时候了，先不说纪检组要找他算账，就是眼前这女人，他也受不了……

舒秋燕“哼”了声，那种目光和冷笑，是一种发自心底的鄙视。

一位医生带着两名护士走进716病房。舒秋燕赶紧跟了进去。她在母亲身边看他们忙了一阵，又提了几个关于护理上的问题。当她把医生护士送出病房时，她往走廊尽头看了一眼。

那里早已空无一人。

庞雨生走前本来不准备再跟杨可伊见面，可舒秋燕在医院里刺激了他



一下，他倒想跟她见上一面了。

杨可伊就住在火车站附近。庞雨生买了一张去昆明的特快车票后，在怡和咖啡馆给杨可伊打了电话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杨可伊问。

“老地方。”庞雨生说。

5分钟后，杨可伊出现了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，服饰朴素而得体，有一种掩不住的清雅漂亮。庞雨生见了她，挥手笑了笑。

她在他对面坐下，问：“前两天你去哪儿了？”

庞雨生说：“没去哪儿，就在厅里。”

“怎么打你电话一直不通？”

“我一直开会，手机关了。”

“找你呢，急死人了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等会儿再说。”

她看了看周围，向侍者招招手，要了一杯咖啡。

她又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庞雨生说：“要乘趟火车。”

“出差去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怎么不坐飞机呢？”

“换换口味。”

“几天回来？”

“还说不准。这次可能会很长。”

杨可伊突然从他对面站起来，坐到他身旁，紧紧拉住他的手，说：“你不要走。”

庞雨生的心一紧，很近地看着她，强颜笑道：“工作啊，我这是工作

啊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

杨可伊又说：“那你过两天再走……”

庞雨生发现她目光忧郁，还有隐隐的泪水，便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可伊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怀孕了。”

庞雨生说：“是吗？”

杨可伊说：“不过我已经处理了。”

庞雨生脸一黑，说：“接着你该问我要钱了，是不是？”

杨可伊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庞雨生，说：“你是这样看我的吗？”

庞雨生不说话，拉开皮包掏出一把信封拍在桌上，说：“给你。”

杨可伊的眼泪顿时下来了，说：“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我是要敲诈你的那种人吗？”

她说着，从包里拿出一叠病历，也拍在桌子上，说：“你不信吗？那你可以看看这些！”

庞雨生用眼一扫，看到了一大片化验单、医生的潦草字迹，和各式杂乱的图章。他的心口堵了一下，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说一声呢？”

杨可伊说：“我不是给你发短信了吗？我就想要你给我拿个主意。可你给我回音了吗？”

庞雨生想起那天舒秋燕拿着他手机跟他大吵大闹的场景，默默叹了一口气。

杨可伊一言不发，把那些病历放进包里，赌气地站起身，走了。

庞雨生一把拉住她，轻声说：“对不起……”

杨可伊哭出声来。压抑的抽泣声在优雅的背景音乐中，显得凄凉而粗粝。庞雨生想，要是在私密场合，她会一头撞进他怀里号啕大哭。

远处有侍者悄悄看着。庞雨生拍着杨可伊的肩膀，轻声说：“好了，把眼泪擦干，我有些情况要跟你谈。”

杨可伊坐正身子，取过纸巾按了一下眼眶。



“我最近有些麻烦。” 庞雨生说。

杨可伊有些紧张地问：“什么麻烦？”

“有人写了我的举报信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有可能是侯志刚，也有可能是盛光辉。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了河滨路项目的事。”

杨可伊目光凝重起来。她知道这事跟自己有关。庞雨生为了照顾她，撞上枪口了。

她说：“这些人真是垃圾！”

庞雨生说：“先不说他们了。我准备出去避一避。”

杨可伊说：“就是你刚才说的‘出差’？”

庞雨生点点头。

杨可伊说：“那我跟你一道去。”

庞雨生说：“开玩笑。”

杨可伊说：“不开玩笑。你是为我才出的事，我陪你。”

庞雨生说：“行了，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了。你不能离开这里。你父母找不到你会发疯的。”

杨可伊说：“我想干脆跟他们把事挑明了。”

庞雨生问：“怎么挑明？”

杨可伊说：“我就说，我要跟你结婚。”

庞雨生笑笑，带着苦涩。

杨可伊说：“怎么？我这样说不对吗？”

庞雨生说：“实际情况怎么样，你知道的。”

杨可伊说：“我不管，我要跟你走。”

庞雨生说：“不要再闹了。别的不说，刚动手术，你身体恢复就是第

一要紧；还有，河滨路项目摊子铺开了，你也走不开。”

杨可伊说：“我可以交给别人，交给我信得过的人。”

庞雨生说：“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花了这么大代价，才给拿下这项目，你好好把它做完，做成个优质工程，那我就是有事，话也好说些。”

杨可伊说：“我又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工程。”

庞雨生说：“我知道你了不起，你做过国家重点工程，你硕博连读，你是全省学历最高的女工程师，这行了吧？”

杨可伊笑了。看见她的明眸皓齿，庞雨生心里荡起一阵暖流。这是他今天第一次感到轻松愉悦，哪怕只有短短一瞬。

他说：“我有些后悔，当初不该同意你离开设计院，还去搞什么公司。你看现在我要丢官了，看你以后怎么弄。”

杨可伊说：“你不要小看我。你们厅给不给项目，我无所谓。我不会死在那帮人手里。我可以凭自己本事在市场上打拼。你看着吧，今后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挣钱养活你。”

庞雨生笑起来，把杨可伊的手握在手里，轻轻摩挲，内心涌起一股透入骨子的怜爱。他想，不管她说的能不能做到，有这心已经足够了。

他说：“不要说胡话。也许几天我就回来了。你在家好好养着。工程上的事，遥控指挥指挥就可以了。这些零钱你拿着。”

杨可伊像被火烫着了似的，急急推回那些信封，说：“我不要，真的不要。”

庞雨生说：“你嫌少？”

杨可伊说：“不是。”

庞雨生说：“我刚才说了错话，向你道歉好不好？现在我正式请你收下这些钱。”

杨可伊说：“我不缺钱。倒是你自己，出去正是用钱的时候。”

说着她掏出一张维萨卡，不由分说塞进庞雨生皮包里，说：“这钱你